

阿修罗

人总会往回想。

思潮一直飞回去，飞回去，去到老远老早的悲欢离合，甚至去到年轻时一个美丽的五月早晨。

回忆通常苦乐参半，对一般人来说，最远的追思不过是去到童年，六七岁模样，不甚懂事，却拥有无限宠爱，时常为很小的事情，像一颗水果糖或一枝铅笔，磨在祖父母或姑妈舅舅之类的身边大半天，最后，总能得到他所需要的东西，这是童年的精华：不劳而获。

吴珉珉的记忆与众不同。

她的记忆始于三岁，甚或更早。

她记得坐在婴儿车里，由保姆推到公园去，那是北国的冬季，天空灰蓝色，树枝枯干，她示意想走，保姆总是哄她：“乖乖坐着，别动。”

即使还是幼婴，珉珉心里很清楚，她与保姆每天离家出来公园小憩，是父亲的意思。

因为每天这个时候，母亲醒来，一定要摔东西骂人。

珉珉记得一切。

她记得泪流满面的母亲一会儿把她抱到身边，絮絮地诉苦，一会儿又用力推开她，使她摔交，她若坐着，母亲会叫她站，她若站在母亲身前，又嫌她挡着视线赶走她。

珉珉总是呆呆的，不知怎么样才能叫大人开心，她希望看到母亲脸上的笑容，偶尔称赞她一句半句，但是从来没有。

其余的时间，她坐在房间里，与保姆作伴。

房间中央有一张小书桌与相配的椅子，珉珉常常坐着用铅笔学写阿拉伯字母。

起火那一天，保姆不在她身边。

珉珉看到墙壁上火红色影子乱窜，背脊有炙烫感觉，她转过头来，向房门口看去。

保姆这个时候冲进来，用一条湿毯子蒙住她的头，把她抢出去。

她记得曾经把这宗惨事告诉好同学莫意长，意长想了想说：“你并没有记忆，事后大人把事情经过同你说了，你才把想象同事实连结在一起，编成回忆。”

不，事后完全没有人再同她提及这宗可怕的意外，他们都希望年幼的她不留回忆。

但是不可能，她清楚地知道母亲葬身这场火灾。

消防员与警察同时赶到，立刻展开救亡工作，看热闹的邻居大叫：“有个孩子在里边，有个孩子在里边！”

保姆已经惊呆，待众人提醒，才想起手中抱着的毯包里有一个孩子，解开来，露出珉珉的面孔，大家松了一口气。

珉珉没有哭泣，她看向灾场，木制平房已经烧得通了天，灰蓝色天空有一角被映得血红。

太迟了，母亲在里边。

珉珉用双臂扣紧保姆的脖子。

她听得保姆对警察说：“是太太放的火。”

警察问：“她为什么要这样做？”

“太太的精神一直非常困惑，”保姆激动地答，“她好像想毁灭一切：她自己，这个家，与家里每一个人。”

听到这里，意长紧紧皱着眉头，“不可能，保姆怎么会这样形容你的母亲，她只负责带孩子，还有，三岁的小童，不会明白毁灭的意思，一切都自你的想像而来，你不应自寻烦恼，失火是一项意外。”

为了证明她所说不误，意长找来三岁的小侄儿，把一个乒乓球交他手中，对他说：“毁灭它。”

小孩将球往嘴里塞去，意长大叫一声，怕他吞下窒息，连忙把球抢回来，那孩子惊天动地般哭起来。

意长问：“看到吗？三岁孩儿能做的不过是这些。”

珉珉不再意图说服意长。

深夜，她坐在漆黑的宿舍房间里，独自沉缅在回忆中，只有她知道事情的真相，只有她清楚地记得发生过什么。

当她父亲自大学里赶回来，火已救熄，灾场只余一堆瓦砾。

珉珉被安放在朋友家中，数日后，她参加了母亲的葬礼，手中执着一束花，预备献给母亲。

她转过身，抬起头轻轻对保姆说：“她从来没有笑过。”

保姆甚为震惊：“什么，你说什么？”三岁孩童怎可能有此慨叹？

她父亲伸手过来，“我来抱你。”他以为她想看得清楚点儿。

保姆退后一步，像是害怕的样子，随后就辞职。

吴家父女继续在朋友家寄住。

苏伯伯是父亲的同事，苏太太没有孩子，看到珉珉，蹲下来笑问：“这位小公主叫什么名字？”

珉珉立刻就喜欢她，加快脚步走到她身边，让她抱住她。

苏伯母身上有股清香扑鼻的气味，珉珉觉得安全极了。

他们寄居在苏家颇长一段日子。

在这三五个月期间，珉珉记得她一直可以享用新鲜食物与干净衣服。

苏伯母也把她当亲生孩子似的。

珉珉记得她的样子：身材瘦削高挑，鼻子上有几颗雀斑，在家也打扮得整整齐齐。

她替珉珉置了一大堆玩具，有一个金发洋娃娃，穿大红色纱裙，最为珉珉喜爱。

苏伯母跟珉珉说：“它叫桃乐妃。”另外有个玩具狗，“它是吐吐。”什么都有名字，苏伯母也像个孩子。

她同珉珉的父亲说：“吴豫生，本来我已经决定不要生育，直至见到你女儿，”又同丈夫说：“苏立山，我也要一个那般可爱的孩子。”接着咕咕地笑起来。

珉珉听到她父亲说：“过了年我们也该回家了。”

苏氏夫妇甚为意外，“回香港？”

珉珉看见她父亲点点头。

“哎呀，”伯母说，“我不舍得珉珉。”

“她阿姨愿意照顾她，我考虑很久，觉得可以接受这个建议。”

苏伯母现出寂寞与无奈的神色来，珉珉伸出手，握住她的手，苏伯母感动地问珉珉：“你也不舍得我？”她一直把珉珉当小动物，不知道孩童也有思想理解能力。

过一会儿，苏伯母又说：“也好，香港天气暖和点，你也可以乘机离开这块伤心地。

还有，多伦多这样的地方，也实在不能够把它当一个家。”

苏立山在这个时候嚷：“女人，一天到晚，就是抱怨抱怨抱怨。”

珉珉没有看见她父亲笑。

后来她才知道，一个人如果伤透了心，就很难笑得出来。

他们就要走了，珉珉十分留恋苏家的面包白脱布丁，她希望香港阿姨也有这样的好厨艺。

就在他们要乘飞机离去的前一个星期六下午，苏立山要去看球赛，他妻子说：“把珉珉也带去吸吸新鲜空气。”

“球赛三小时那么长呢。”

“一个钟头可以回来了。”

苏立山无奈，“专制呵，”他同老同事说，“我是标准的老婆奴。”

他抱起珉珉，先把她父亲送到大学去收拾东西，然后开动车子，把珉珉载往球场。

车子在半途停站。

珉珉刚警惕地抬起头来，已经看见一个年轻女子笑着过来拉开车门，她是谁？

少女看到珉珉也问：“噫，这是哪一位？”

苏山立说：“敏玲，把小孩抱着坐。”

少女把珉珉抱在膝上，“你叫什么名字？立山，我不知你有女儿。”她笑。

苏立山忙着把车子调头，百忙中，少女探过身子去吻他的脸颊。

苏立山说：“给人看到了不好。”

少女不悦，“迟早会叫人知道，明夏毕业后我一定要你作出抉择。”

苏立山说：“再给我一点儿时间。”他伸出一只手去握住她的手。

少女转嗔为喜，在珉珉耳畔轻轻说：“听见没有，他选我呢，他不要你。”

珉珉记得她抬起头来，看着对方。

少女变色，“立山，你看这孩子的眼神，像是要射透我的心呢，她听得懂我们讲话吗？”

“除非珉珉是天才，”苏立山说，“珉珉对不对？”

然而少女已经受了震荡，一路上她没有再说什么。

球赛中苏立山买了爆谷大家吃，这个叫敏玲的少女一直注意珉珉举止。

她问珉珉：“你看得懂这场球赛是不是？”

珉珉还没有回答，苏立山已经说：“胡敏玲你怎么了？”

“立山，她不是一个普通的小孩，你看她神情多怪异。”

“我不准你那么说，好了好了，我们走吧！”

“这到底是谁家的孩子？”

“英国历史系吴豫生教授的女儿。”

“吴教授？吴太太她——”敏玲脸上变色。

“别再提了，来，走吧。”苏立山抱起珉珉。

“立山，大家都知道吴太太是怎么一回事。”

“敏玲，过去的事不必再提。”苏立山再三阻止女友在这个题目上做文章。

风来了，苏立山解下围巾，轻轻蒙住珉珉的头挡风，抱着她急急向停车场走去。

珉珉的视线受阻，耳边像是听到有人吆喝：“二楼左边第一间房间里有人！”

她母亲困在里边。

珉珉鼻端嗅到一阵木焦味，她双臂紧紧抱住苏伯伯的脖子，终于围巾被轻轻掀开，珉珉发觉她已坐在车子里，停车场另一头有人在大铁桶里生火取暖，焦味就从那里传来。

她听得懂每一句话，记得每一个细节。

胡敏玲怪不自在地说：“立山，你已为这个孩子着迷。”

苏立山笑答：“被你看出来，我一直不晓得婴儿原来是这么可爱的小动物。”

胡敏玲说：“你的妻子不能给你孩子。”

苏立山不出声。

胡敏玲说下去：“我可以。”

苏立山说：“得了，敏玲，今天你太过分。”

“她已经遍访名医，她已经打算放弃，对不对？”

苏立山把车停下来，“即使我离开她，亦断然不是因为这个缘故。”

他让她下车，载着珉珉回家。

苏太太出来迎接他们。

她问珉珉：“球赛好看吗？”

珉珉点点头。

苏太太微笑说：“你长大之后，一定是个不爱说话的女子，

苏立山在一边听到了转过头笑道：“追死人。”

第二天早上，男人都出去了，只剩苏太太与珉珉。

电话铃响，苏太太过去听，她与对方说：“苏博士在实验室。”

她回座继续剥橘子给珉珉吃。

珉珉忽然说：“胡敏玲。”

苏伯母一怔，“你怎么知道是她？胡小姐是你苏伯伯得意弟子。”

珉珉看着苏伯母，蓦然清晰地说出来：“迟早会叫人知道，明夏毕业后我一定要你作出抉择。”

苏太太一听，脸色猛变，她站起来，撞翻了茶几。

珉珉犹如一只学语的鹦鹉，她记忆好，把大人所说的话一句不改地重复出来，声音稚嫩，一如胡敏玲扮娇时做作的腔调。

苏太太浑身寒毛竖起来，这情况太诡异，她惊怖莫名，“珉珉，你从哪里听来？”

珉珉继续学下去：“听见没有，他选我呢，他不要你。”

苏太太完全明白了。

她双手簌簌地抖，轻轻地，大惑不解地自言自语：“他们一直瞒着我，她常常来这里找苏立山，就在我家里，当着我的脸侮辱我，难怪她嘴角常带轻蔑笑意，原以为她看不起家庭妇女，现在我明白了。”

珉珉静静看着她。

“告诉我，珉珉，这是几时的事，昨天？”

珉珉点点头。

“胡敏玲与你们一起去看美式足球比赛？”

珉珉点点头。

“呵，都通了天了，就把我一个人瞒在闷葫芦中。”

珉珉还不罢休，她学下去：“你的妻子不能给你孩子，我可以。”

苏太太如坠冰窖，两颊肌肉不由自主地抖动，过了一会儿，她伸出双手，按住面孔。

因为她发觉眼泪不受控制，溅得到处都是，她怕吓着珉珉。

苏太太像一切人一样，低估了三岁半的珉珉。

这孩子与别的孩子不同，她自出生以来，便看惯了成年人的眼泪。

苏太太喃喃道：“珉珉，你不会对我说谎，孩子不会说谎。”她把她紧紧抱在怀中。

她失声痛哭，一如珉珉的母亲。

珉珉拥抱着苏伯母。

下午，苏太太把珉珉抱到小床上，强颜欢笑，“你该午睡了，伯母也去眠一眠。”

珉珉醒来的时候，一屋都是人。

她自小床爬下，也没有人注意，她看到苏伯伯与她父亲憔悴地无语相对。

救护人员把苏伯母抬起，放在担架上。

珉珉走过去看到她双目紧闭，抬起头问护士，“她还醒不醒来？”

护士大吃一惊：“这小孩自什么地方走出来？”

她父亲连忙过来抱起来。

她问：“伯母还醒不醒来？”

吴豫生没有回答，与苏立山一起跟车到医院。他们在急教室外等候。

苏立山面色死灰，“她不知道如何发现的……她与胡敏玲通过话，敏玲承认一切……没想到……”

吴豫生责备她：“你做得这样明显，分明是怕她不知道，你并无忌讳。”

苏立山掩面哭泣。

珉珉听得她父亲深深叹息。

苏立山说：“我错了，我一手毁了这个家。”

珉珉看着他，只希望苏伯母会醒来。

医生出来了。

珉珉第一个迎上去抬起头等消息。

医生说：“她苏醒了。”

珉珉松了一口气。

苏立山忙问：“我们可以进去看她吗？”

医生瞪他一眼说：“她不想见你，对，谁叫吴珉珉？”

珉珉站前一步。

“你吗？”医生意外，“请跟我来。”

珉珉握着医生的手进入治疗室。

苏伯母躺在白色的被褥上。

珉珉过去，把脸伏在她胸膛上，感觉那一起一伏。

她听到苏伯母低声说：“谢谢你，珉珉。”

珉珉点点头。

“你放心，我已经醒来，决定做一个新人，凡事从头开始。”她开始喘息。

珉珉握住她的手。

“你听得懂我说的话，对不对？”

忽然之间，她痉挛起来，珉珉听见床边一部机器发出“嘟”一声长鸣，医生紧张地说：“把孩子先抱出去，别让这事对她有不良影响。”

护士急急拉开珉珉，珉珉感觉到苏伯母胸口起伏已经停止，她松开手。

珉珉没有哭，她由看护领出病房。

十分钟后，医生出来说：“病人已故世。”

珉珉看到苏立山踉跄地退后，撞在墙上。

她真心为他难过。

吴豫生一声不响，抱起女儿便走。

第二天，他们就离开多伦多回香港。

莫意长打完球回宿舍，顺手开亮灯，起初不知道珉珉独自坐在黑暗里，吓了一跳，后来习惯了，就劝她：“想什么？认识你那么久就想那么久，有什么益处？”

珉珉但笑不语。

意长说：“我讲十句话你还讲不到一句。”

珉珉翻开功课，仍然不说话。

意长伏在书桌上看她，“你到底在想什么，那些故事是否写在你的眼睛里，所以你的眼神那么深邃？”

珉珉摇摇头。

“好好好，我不骚扰你温习功课，我去淋浴。”

珉珉躺在床上，笔记本子覆盖在胸前。

到今天她还可以感觉到苏伯母冰冷的手。

可怜的女子，大伙甚至不知道她的闺名叫什么，每个人都叫她苏太太，可想她已经嫁了苏立山良久。

一年前珉珉问过父亲：“苏伯伯后来有没有娶胡敏玲？”

吴豫生一呆，“你还记得他们？”

“是，我记得。”

做父亲的不置信，“那时你只有三四岁。”

珉珉微笑。

吴豫生低头回忆，“没有，后来胡敏玲嫁给一位外国讲师，苏立山一直很潦倒，他似受了诅咒。”

珉珉恻然。

“苏氏夫妇十分痛惜你。”

“我也记得。”

“结局太叫人难过了。”

珉珉没有回答。

回来的时候阿姨在飞机场接他们，她穿一身黑衣，珉珉还是第一次见她，小孩子特别喜欢漂亮的人，看到丑人马上会势利地露出厌恶的害怕神色，异常令人难堪。

珉珉叫一声“阿姨”，握住她的手。

这阿姨异常漂亮，珉珉与她一见如故。

她对珉珉说的第一句话是：“你跟你母亲长得一模一样。”

她的车子也是黑色的，由司机驾驶。

珉珉坐在父亲与阿姨当中，听到阿姨说：“豫生，不如你也搬来与我们同住。”

“我姓吴，怎么可以搬到陈家住。”

“你始终狷介。”

“学堂里有宿舍配给，我住那里就很好。”

阿姨像是有许许多多话要说，太多了，全挤塞在心头一处樽颈，卡住一个字都出不来。

到了陈宅，吴豫生喝了一杯热茶，轻轻吩咐女儿数句，便走了。

陈宅地方宽敞，布置清雅，阿姨是个极理性的人，她让外甥坐在她对面，清晰地说：“我是你母亲的妹妹，我叫陈晓非，你母亲故世，现在由我照顾你，我们是至亲，你有什么需要都可以告诉我。”

珉珉点点头。

一直到小学毕业，珉珉都住在阿姨家中。

沉默寡言的脾气都是那时候养成的，上午有一位老师来补习幼稚园功课，下午有音乐教师试着启发珉珉的兴趣，她都不甚积极。

吴豫生说：“太早了。”

阿姨笑，“我不愿天才儿童被浪费。”

“你想栽培天才？”

阿姨蹲下问珉珉：“你最擅长什么？”

吴豫生说：“孩子应专长吃冰淇淋撒娇哭泣，珉珉是不是？”

珉珉笑笑，她心里有数，知道将来擅长做什么。

“她是个小大人。”阿姨说。

稍后，珉珉便会听电话，趁佣人不在，她清晰地在电话中应道：“这是陈公馆，陈晓非小姐不在家，你是哪一位？”

那一头的客人都以为是个颇懂事的小朋友，有时留言相当复杂，却难不倒珉珉的记忆。

阿姨只说：“我记得你母亲小时候也是这样精灵。”

诧异的是一位客人。

施松辉认识陈晓非已经有段日子，最近才获准用陈宅的电话，他追求她，知道她独身。

他听到珉珉的声音，不禁大奇，“我叫施松辉，你能告诉我你是谁吗？”

“我叫吴珉珉，陈晓非是我的阿姨。”

施松辉很想再攀谈几句，但他无意得罪陈晓非，怕她误会他自小孩口中套取消息，只得作罢。

没想到第二次打过去，小朋友已经记得他的声音，清脆地问：“你是施松辉先生吧？”

他很佩服，“阿姨还没有回来？”

“阿姨公司有事。”

“你在做功课？”

“不。”她不愿透露在做什么。

“我约了你阿姨明天见面，届时我请你吃糖。”

“谢谢你。”

施松辉不明小女孩声音里怎么会有冷峻之意，为了她，他故意花心思挑了一盒多款式奶油蛋糕提上陈家。

他人还没有到，珉珉已看得出施松辉是一位比较重要的客人。

阿姨抓了一大把口红在手，“什么颜色好，珉珉，你来帮我挑一支。”

珉珉过去，挑一支红得发紫的口红，交在阿姨另一只手中。

“哎呀，”阿姨笑，“搽上这个整张脸只剩一张嘴岂不过份。”

考虑一会儿，还是用它，显得肤色更加自晰，鬓角乌青。

“吴珉珉，你真是小小艺术家，”阿姨心情相当愉快，这些日子来，能登堂入室的男客并不多，她希望与施松辉有适当的发展。

屋子里有笑声真是好，珉珉坐在自己的房间里都觉得开心。

阿姨在门口出现，“来，我同你介绍，这是我外甥吴珉珉。”

珉珉转过头去，施松辉看清楚她，惊讶地说：“你！”

陈晓非见他这种反应，笑问：“你俩莫非是老朋友？”

“不，我没想到珉珉才这么一点点大。”

珉珉朝他笑一笑。

施松辉忽然觉得背脊一丝凉意，他踌躇地看着珉珉，过半晌觉得自己太过多疑，才伸手说：“我们做个朋友。”

珉珉与他握手。

施松辉略为放心。

他没料到陈家会有这个孩子，有点儿困惑，陈晓非有什么打算，婚后也把她带着？他继而失笑，干卿底事，同她结婚的未必就是施松辉。

偶尔抬起头来，施松辉总发觉珉珉看着他，嘴角孕着笑意，细细留意他，他觉得不自在，又说不出什么缘故。

趁陈晓非去添咖啡的时候他轻轻说：“我来此地不是为抢走你阿姨，你不但不会失去阿姨，你还会添多一个朋友。”

等他转过头来看珉珉反应的时候，才发觉她根本不在房里。

她到厨房找阿姨去了。

施松辉失笑，这番真的表错情。

下午，他与她们去兜风。

不像孩子的孩子也有好处，坐在后座静静的，不发一声，不吵着去洗手间，也不索讨糖果饼干。

施松辉每隔一会儿要在倒后视镜内看她一眼，才会肯定她的存在。

施松辉肯定吴珉珉不是一个普通的孩子。

七个月后，他与晓非已经谈到婚事。

他说：“珉珉仍然可以与我们一起住。”

“还得征求他们父女的同意才行。”她有父亲？”施松辉又一个意外。

“我姐夫是华南大学的教授，你别小觑我家人。”

施松辉乘机说：“你从来没有提过他们。”

“你是打算与我生活，不是与我家人结合。”晓非温和地答。

施松辉凝视她，“我想认识你多一点儿。”

“将来会有很多的机会。”

“你保护家人很厉害。”

“我与珉珉，她是我唯一的血亲，我照顾她，将来她照顾我。”

施松辉抗议：“我呢？”

陈晓非忽然说：“男人，可以来，也可以去。”

施松辉以为女朋友说笑话，一味摇头，珉珉刚刚走过书房门口，无意听到阿姨的一番话，她知道阿姨所说，都是真的。

客人走了，阿姨问她：“将来你愿意同我们住？”

珉珉毫不犹豫地摇摇头。

“你不喜欢施松辉？”

晓非心中知道，他人品即使过得去，此刻总是个半陌生人，急急想介入陈家扮演重要角色，他想知的太多，付出的时间太少，但她愿意给他机会。

“周末约你父亲出来，我们再详谈这个问题。”

珉珉自口袋取出一本小册子，“他掉了这个，我刚才在沙发缝找到。”

“这是什么，呵这是施松辉的地址电话记录本。”陈晓非顺手把它搁在一边。

钢琴老师来了，珉珉到书房练琴。

又是一个头痛的下午，珉珉的错音多得令人不能置信。

陈晓非站起来，小册子不知怎地，经她袖子一拂，落在地上，打开，刚巧是当中一页。

她蹲下拾起，本无意偷窥，但小本子中间一面密密麻麻填着名字电话，依字母序，统统是女姓英文首名，一眼粗略地看去，大约有四五十个之多。

他对她一无所知？她对他何尝不是一样。

陈晓非牵牵嘴角，把小本子放进抽屉里，她没想到施松辉交友范围如此广阔。

来往足有半年，她并不觉得他是喜欢冶游的人。

晓非十分纳闷。

吴豫生来看女儿时，问她：“烦恼？”

晓非倔强地答：“你别管我的事。”

“我听说某君品行很不端庄。”

晓非看他一眼，“我以为大学教授非礼勿听。”

“你是我妻妹，我不得不听。”吴豫生有他的理由。

晓非说：“我认识你，还在姐姐之前。”

这时珉珉刚刚进来，站在阿姨身边。

吴豫生笑说：“对，那时你才像珉珉这么大。”

“是，姐姐已经是初中生。”

珉珉问父亲：“你几岁，在做什么？”

“我是高中生，应聘替你小阿姨补习。”

晓非说：“珉珉，成叠功课要做，还不快去。”

珉珉去后，她看着窗外，嘴角孕育着一丝笑意，轻轻说：“后来，你娶了我姐姐。”意味着当中不知道发生了多少事情。

“我与珉珉都不喜欢施松辉，你不必迁就我俩，你若决定同他在一起，珉珉可以搬出来与我住。”

“如果不是他，也许就没有人了。”

“没有人就没有人。”

“说起来容易，有时寂寞得难堪。”晓非尚能心平气和。

“像你这样能干的女子，何患无伴。”

“喏，就是这句话，这句话误尽我一生。”她抬起头来提高声音，“珉珉，我知道你在偷听。”

珉珉腼腆地自门角转出来，坐到阿姨身边。

“听壁脚，哎，有什么心得？”阿姨取笑她。

“他喝酒。”珉珉轻轻说。

吴豫生说：“我也注意到这一点，晓非，记住，没有任何人会为任何人改变任何习惯。”

晓非点点头，“我知道，我从不以为我有那样的魔力。”

“你考虑清楚吧。”

“你不协助我作出任何选择？”

“不，”吴豫生有点儿憔悴，“晓非，我此生再也不会会有任何非分之想。”

2

他走了。

晓非呆呆地坐在窗前，多年来系铃、解铃，都是她自己，不晓得有多累。

反正负担得起，要不要堕落一次？

电话铃响，晓非连忙说：“无论谁找，我不在家。”

珉珉比家务女佣更早拿到听筒。

她清晰地说：“无论谁找，我不在家。”

“珉珉，是你？我是施叔叔找你阿姨。”

珉珉重复一次：“无论谁找，我不在家。”

“珉珉，别开玩笑，叫阿姨来说话，我是施松辉。”

珉珉已经挂上电话。

她阿姨披上外套，“我出去兜风散心，你要不要一起来？”

珉珉摇头。

“对，你有功课要做。”她取过锁匙外出。

她走了不到十分钟，门铃就响起来。

珉珉知道这是谁。

女佣在后边说：“珉珉且别开门”，她已经开门让施松辉进屋。

女佣只得说：“小姐刚刚出去，施先生你等一等她。”

珉珉静静看着他。

施松辉忍不住，问她：“你一直不喜欢我，为什么，怕我抢走你阿姨？”

像外国人一样，施松辉黄昏已经喝过几杯，口气有酒精味。

他无故对珉珉认真起来，“可以想象你不喜欢很多人，但是让我告诉你，阿姨要与我结婚，无论你喜欢与否。”

珉珉不去理他。

“来，让我们做朋友。”

珉珉忽然自身后取出一件东西，伸手给施松辉看。

他开头不知道是什么，待看清楚了，脸色突变，“这本册子你从何来？”

珉珉冷冷直视他面孔。

“不要告诉我你是拾来的，这本册子我一直藏在外套里袋——”他有点儿急，“你阿姨见到它没有？”

珉珉点点头。

施松辉一笑，“所以她生气了，不怕，我会跟她解释，过去的事既往不咎。”

珉珉在这个时候忽然笑了。

施松辉愕然，这小孩的表情、机心、反应，都似一个工心计的成年人。

“你，你这个可怕的小孩，你自我口袋偷出这本册子是不是？还给我，马上还给我。”

他伸手去抢。

珉珉把手一缩。

施松辉趋前一步，不信这小女孩躲得过去，但是他的脚扣住茶几，发出声响，况且他讲话时声音太高，已经吸引到女佣进来查探。

说时迟那时快，珉珉忽然把小册子向他头脸摔去，那本皮面铜角小册在空中的溜溜打两个转，不偏不倚，刚巧打中施松辉的眼睛。

他一惊，本能地伸手去格挡，用力过巨，手臂偏偏拂到走过来的女佣。

那瘦小的中年妇女向后倒去，额头撞中柜角，顿时流血不止。

施松辉惊得呆了，急急伸手去扶她，妇人怕他进一步加害，在地上挣扎不已。

陈晓非却在这个时候开门进来，看到小小的珉珉缩在墙角，施松辉正殴打女佣，且一地都是血，惊怖之余，马上报告派出所。

施松辉慌乱中举手表示无辜，已经太迟了。

女佣半昏迷中不住重复：“他要打珉珉，他要打珉珉。”

陈晓非把珉珉搂在怀中，浑身颤抖，她问：“是为着什么缘故，说呀，为什么？”

施松辉瞪着珉珉，别人也许会以为这孩子已经惊得呆了，但施知道她一贯的冷静，他且看到她双眼里露出一丝惋惜的神色。

她不费吹灰之力，已经对付了他。

施松辉一败涂地，只得垂头丧气跟警察回派出所。

女佣被送到医院缝了七针，施松辉慷慨地付出补偿，她应允不起诉，庭外和解。

陈晓非已不愿意再见到施松辉这个人。

她同姐夫说：“怎么可以用暴力对付妇孺，怎么会认识这样一个人！”掩着脸羞愧。

吴豫生说：“珉珉给你太多麻烦，我把她领回去吧，下学期她快升小学了。”

“不，经过这么多事，她更应伴我久一点儿，你埋头苦干，又周游列国，什么时候陪她。”

这一段日子特别宁静。

施松辉也没有再上来解释，他同陈晓非一样，只想把这件不愉快的事情忘记，愈快愈好，没发生过更好。

珉珉的钢琴有显著进步，功课按部就班，比别的同龄孩子高，但瘦，小小年纪，不知恁地，举手投足，已有少女风范。

珉珉记得阿姨说她：“艰难中长大的孩子往往早熟，虽然未遇战难，珉珉日子并不好过。”

阿姨事务渐渐繁重，很多时候，她要学习独自打发时间，那只叫桃乐妃的洋娃娃，仍然被保存得很好，她现在不大玩它，有空取出看一番再收妥。

晓非见她如此寂寥，因为内疚，更加纵容这孩子。

现在她同异性约会，事先都征求珉珉同意，渐渐变得十分认真，人家来接她的时候，她老是悄悄地问珉珉：“你看这一位仁兄怎么样？”

珉珉如果摇头，她便推说头痛，三言两语诸多借口打发人家走，整个晚上独自玩纸牌，解嘲地说：“不出去也不是损失。”可是平白把人招了来，又挥之即去，名声就不大好，门庭颇为冷落。

陈晓非也知道，只是对珉珉笑说：“你与你父亲可能都不想我嫁人。”

她也并没有遇到非嫁不可的人，能把责任推在他们父女身上，她觉得相当愉快。

珉珉顺利升到小学四年级，与阿姨形影不离。

一个夏日的星期六下午，艳阳高照，阿姨回来，把珉珉叫到身边。

她取出一张照片，“你来看，这个人做你姨丈好不好？”

珉珉笑，她知道姨丈是什么身份，阿姨又找到对象了，她连忙接过小照细看。

珉珉惊奇地说：“他长得有点儿像爸爸。”

阿姨低声下气与她商量：“你不反对吧，我叫他请你喝下午茶。”

珉珉轻轻问：“可是你要离开我了？”

阿姨答：“你现在已经可以照顾自己独立生活，阿姨也想找个伴。”

珉珉点头。

她阿姨松口气。

吴豫生来了，她同他商量，他笑道：“你把这孩子宠坏后又甩手不顾，”其实是开心的，“上次那件事至今，也有好几年了。”

陈晓非双臂抱在胸前，不出声。

吴豫生问：“你是不是怀疑什么？”

过一会儿晓非才答：“没有，很多女子在最后关头发觉未婚夫行为不检而解除婚约。”

“可是日后你这样迁就珉珉。”

“不应该吗？她既然住在我这里，我有义务使她生活愉快。”

“我却有种感觉，珉珉在那件意外中，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，她不喜欢的人，注定失败。”

吴豫生原是说笑，陈晓非听在耳中，深深震荡，连忙转头头掩饰。

吴接着问：“珉珉在学校有没有人缘？”

陈晓非说：“没有问题，她对一般人很宽容，她不大关心他们。”

吴豫生笑笑，“我们都犯了这个毛病！越是爱一个人，对他要求越高，害他窒息。”

“可不是。”

“你对洪俊德先生，就宽容点儿吧。”

陈晓非笑了。

珉珉这才知道，那位先生叫洪俊德。

他比较稳重，不大爱说话，侧面某一个角度，看上去像她父亲，年龄

也相仿，珉珉对他印象不错。

珉珉对莫意长说：“后来他们就结婚了，我搬去与父亲住。”

“现在还结着婚？”

珉珉说是，“很恩爱，但是没有孩子。”

“他们爱孩子吗？”

珉珉惋惜地说：“绝对地。”

“那多可惜。”

“一定是这样的，”珉珉说，“要孩子的人没有生养，不爱孩子的人生一大堆。”

意长笑：“对你说只有好，你仍然独霸他们的爱。”

成年人的世界不是一样的，他们的占有欲才强劲呢，珉珉没有把这个意见讲出来。

意长早不介意她说一半话停下来的习惯，只要吴珉珉继续把笔记借给她，紧急关头帮她抄算术题，她就是她的好朋友。

宿舍管得那么严，意长还是有办法带了微形手提电视机回来，用耳筒，看到深夜，时间都不够用。

珉珉有时到莫家作客，意长也常去吴家。

意长朋友知己比较多，是以珉珉老笑她滥交。

珉珉只与意长谈得来，她对这位同房同学小心翼翼，从来没有得罪过她。

搬到父亲家开始觉得冷清。

但是阿姨已经旅行结婚，他们并没有机会观礼，只看到照片。

吴豫生问女儿：“你有没有发觉阿姨摆脱我们松一口气？”

珉珉也笑。

“你要感激她把你带在身边这些年。”

珉珉点头。

“同时，这位洪老大要是对她不好，我们父女俩找上门去对付他。”

珉珉觉得父亲最近的心情大有进步。

吴豫生教文科，女学生多，每个学期总有一两个放了学特别爱惜故来找他问功课，不一定有什么特别的意思，青年人多数寂寞而敏感，有机会同成熟智慧的教授接触，当然不会放弃。

但是找到宿舍来的，只有张丽堂。

连姨丈都知道有这个浓眉大眼身段丰硕的女孩子。

他说：“现在年轻女子多大胆。”

他妻子沉默片刻，“也不小了，硕士班的学生，有二十四五岁了吧，很会得打算。”

吴豫生欠欠身，“她选的题目比较困难，怕她不能毕业，只得多帮她一点儿。”

晓非好似没听进去，“她一点儿也不适合你。”

洪俊德不语，这一点点含蓄的妒意他还可以忍受。

吴豫生叹口气，“女性不讲理要到几时呢？”

珉珉笑了，她爱听大人讲话，她从来不喜往孩子堆中找淘伴。

陈晓非问珉珉：“你觉得这女生怎么样？”

洪俊德说：“豫生的一个女学生不值得我们花这么多时间来讨论。”

豫生说：“讲得再正确没有。”

“珉珉才不会喜欢她，是不是珉珉？”

洪俊德温和地对妻子说：“够了。”

张丽堂使珉珉想起一个人。

这左右大概没有人记得她了，但是珉珉对她印象深刻，这人令她敬爱的苏伯母早逝。

其实张丽堂跟胡敏玲是两个类型。

张比较粗旷爽朗，脸容艳丽，乌发梳一条马尾巴，长长鬓脚，不，她同胡敏玲不一样。

第一次来按铃，她看见珉珉，便笑道：“我知道你是谁，你是吴珉珉。”

珉珉并不喜欢陌生人与她太亲密，警惕地退后一步，幸亏张丽堂立刻识趣地问：“我能进来等吴教授吗？”

珉珉让客人坐在客厅等。

父亲回来了，没有如常般找珉珉问她一整天过得可愉快，他与客人站在露台上谈功课。

那位张小姐站在一幅竹簾下，阳光通过簾子，射在她脸上，一丝丝的横印似老虎斑纹，珉珉觉得她双目中有野心。

过一会儿，她的问题似获解决，珉珉听得她说：“那我先走。”

英文大学里的老师对学生都客气地称什么小姐与什么先生，吴豫生说：“明天见，张小姐。”

珉珉客气地替她开门，她道谢，自手中一叠书内翻了翻，找出一张书签，“送给你。”

那是一张美丽别致的象牙书签，珉珉接过，轮到她向客人道谢。

出了门她又回过头来说：“你有一双猫儿眼。”

珉珉一怔。

她笑，“我知道你在看我。”

珉珉没有回答。

吴豫生向女儿解释，“那是我班上优秀学生之一。”讲完了才发觉他同晓非一样，太过怕珉珉多心，但是又身不由己地补上一句，“我对所有学生都一样。”

珉珉把象牙书签搁一旁。

接着一段日子，张丽堂有时一个人来，有时与男同学来，那男生把她送到门口便下楼一直在晒台上等，等得闷便扔石子出气。

参考书多，一条问题便花上几十分钟，珉珉从来不去打扰他们，但是每次她都知道张小姐逗留了多久。

珉珉一直不出声，直到一次她父亲失约。

她到凌教授家参加他们女儿生日茶会，茶会在下午五时结束，珉珉到六点尚在人家客厅呆等家长来接，她拨过电话回家，没人听。

天渐渐暗下来，黄昏更加带来恐惧，她一声不响，忐忑不安，暗自着急。

凌太太笑说：“我可以送你回去，你有没有门匙？”

珉珉摇摇头。

“不用急，大不了在这里吃晚饭。”

珉珉不出声。

父亲从来没有失过约，她明明约好他五点。

“来，”凌太太很随和，“我带你参观我们家，这是凌伯伯书房，他是你父亲的副教授你知道吗？你看，这些是今年的试卷草稿，大学生同小学生一般要参加考试呢。”

门铃在这时候响了。

凌太太笑，“看，你父亲来接你了。”

她匆匆去开门。

“果然是吴博士，”她说，“珉珉等急了。”

吴豫生说：“抱歉抱歉，我竟忘了时间。”不要紧。”

珉珉这时由凌教授书房转出来，静静看着父亲。

“这下子我们真的要走了。”他挽起女儿的手。

手是冰冷的，像是没穿足衣服。

在车上他向珉珉再三道歉，珉珉直视面前，表情坚定，不露声色，装作一个字听不到，当然也不打算原谅谁。

吴豫生忽然觉得一个小女孩变得这样尴尬，他是罪魁祸首，有什么理由她身边的大人都要追住她来认错？

他轻轻说：“世上不是每件事都能如意，看不开的话，只有浪费更多时间，珉珉，我知道你听得懂。”

她仍然维持那个姿势那个表情一直到家。

进了门回到家进卧室，珉珉并没有大力关门。

吴豫生以为她的脾气已经平息。

第二天早上，珉珉没事似挽起书包跟他上学，吴豫生莞尔，孩子到底是孩子，再不像孩子的也还是孩子。

放学，珉珉乘校车到家门，在晒台一角看到张丽堂那个男生坐在石阶上等。

珉珉向他招呼，“好吗？”

小生认得她，没精打采地拾起一枚石子，用力扔出老远，击中对面的围墙，轻而远“啪”的一声。

珉珉问：“你为什么不上我们家坐？”

小子答：“丽堂问教授功课，我不方便在一边打扰。”

“不，”珉珉哈地一声，“我家气氛最轻松，张小姐每次都在我们家喝完下午茶才走，她喜欢薄荷加蜜糖，不是吗？”

那小子脸色已经大变。

年轻小伙子有什么涵养，女朋友叫他管接管送，叫他在楼下等，等的时间一次比一次长，已经不晓得多委屈多不耐烦，但他迷恋她那盈盈眼波，无可奈何，只得开四十分钟车来，再开四十分钟的车去，满以为她在楼上赶功课是正经事，没想到她叫他日晒雨淋，自己却与那教授享用茶点，把他当什么，傻瓜、小厮、司机？

那天下午阳光猛烈，珉珉用一只手掌遮在眼眉，眯着眼，欣赏小伙子的表情。

“上来呀，”珉珉说，“我邀请你。”

小伙子见有人同情他，益发生起气来，“我不口渴，你上去代我告诉张丽堂，她在五分钟之内不下来，我就把车子开走，你叫她自己乘公路车。”

他的车子泊在一旁，是部红色开篷小跑车。

珉珉笑说：“好的，我代你告诉她。”

她咚咚咚走上楼梯，揷铃。

门一打开，珉珉就听见一阵爽朗的娇笑声。

有什么事值得那么好笑，奇怪，珉珉一直到了后来，都不明白张丽堂为何笑得那么起劲。

珉珉慢慢走进去，放下书包。

张丽堂看见她，转过身来，“噫，小妹，放学了。”

吴豫生笑问：“今天怎么样，愉快吗？”

珉珉平静地说：“张小姐，送你来的那位先生说，要是你在五分钟之内不下去，他就把车开走，叫你自己乘公路车。”

张丽堂几乎即刻收敛了笑容，又惊又怒。

吴豫生并不知道一直有个司机在楼下等这个女学生，也十分错愕。

张丽堂把事情在心中衡量一下，分个轻重，她此刻还需要这个人来回接她，于是她站起来强笑道：“那我先告辞了。”

珉珉把茶几上的一叠书交还给张丽堂。

她匆匆忙忙下楼去了。

珉珉走到楼台，可以清晰地听到他们的对话。

张丽堂：“你搞什么鬼？”

男生：“我受够了。”

张丽堂的声音充满嘲讽：“你打算怎么样？”

男生：“以后要来你自己来。”

“神经病，人家来做功课——”

“上车！做什么功课，以为我不知道，你来贩卖生藕。”

张丽堂恼羞成怒，把手上的书摔向男朋友。

成叠书跌到地上，那男生只是冷笑，不肯替她拾。

张丽堂有点儿彷徨，不知如何下台。

终于她男朋友弯下腰去，拾起一叠笔记。

她松了一口气，揩一揩眼角的泪印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小伙子大吃一惊。

“什么是什么？”

“张丽堂，难怪你天天到这里来磨，原来有这样的好处。”小伙子掂着手中文件，“你太有办法了！这是本年度英国文学硕士班的试卷！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珉珉一直站近栏杆在看这场好戏，忽尔听得父亲叫她。

“珉珉，你在干什么？”

“没什么，”她连忙转过头来，走进客厅去，“我想要一杯蜜糖茶。”

父亲斟茶给她。“张小姐走了没有？”

她答：“走了。”

吴教授讶异，“她为什么不把男朋友也叫上来呢？”

珉珉坐下来，呷一口茶，忽然笑了，“谁知道呢？”

吴豫生一边吸烟斗一边埋头读起报纸来。

珉珉看着天边黄昏彩霞，隔一会儿，放下杯子，回房里做功课。

过了两天，珉珉放学回家，看见张丽堂坐在客厅里，对着她父亲哭。

只听得吴教授对他学生说：“你根本不应该上这里来，今天早上在教务